

中国现代名家
经典文库

沉沦

郁达夫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

郁达夫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05
1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姜德铭主编.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11

ISBN 7-104-01423-3

I. 中… II. 姜… III. 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140 号

中国现代名家经典文库

姜德铭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忠信诚印刷厂

9035.6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403.375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500 套

ISBN 7-104-01423-3/I·571 定价:3960.00 元(全 32 卷)



前 言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出生于浙江富阳，是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早年赴日留学，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及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1921年参与创办郭沫若等在日本组织的文学团体“创造社”，并开始从事创作。小说《沉沦》的发表曾引起极大的轰动。1922年回国，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并继续在小说、散文等领域不断开拓创新。1938年起赴香港和南洋地区从事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后因遭受迫害而四处流亡。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终年49岁。

郁达夫具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其散文善于运用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小品、杂文、随笔、书简、日记皆个性鲜明，风采迥异。其中尤以游记最为精彩。他的纪实性散文与其散文化程度很高的自叙性小说几乎没有区别。于记叙中抒情，一方面反映了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一方面也抒发了自己的内心感受与情绪，其艺术价值也与他的小说作品相接近。他的议论性散文数量很多，结合现实问题议论时事、针砭时弊，发表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参加社会与文艺问题的争鸣，谈论自己和别人的文艺创作，具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真正显示郁达夫鲜明特色和艺术成就的是他的游记，特别是在30年代中期移居杭州之后，作家进入他游记创作的高峰期，《屐痕处处》和《达夫游



记》是他的两部最重要的游记作品集。郁达夫的游记自成系统，彼此相连，相互映照，加之他广博的历史和地理知识，大大开拓了游记作品的时空结构，不凝滞于眼前之景、所见之物，使他的游记内容不再简单地等同于客观事物的介绍，具有回肠荡气的开阔感。郁达夫对自然美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并自觉地把个性、情感与情绪注入其中，因此他的游记作品常常充满诗意，意境优美，情感丰富。郁达夫的小说较之散文更惊世骇俗，被誉为现代小说的一代宗师。其作品带有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着意从对外部世界的精心描绘转入对人内心世界的挖掘，大胆直露，酣畅淋漓的反映了时代青年的真实思想和情爱生活。郭沫若称他：“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郁达夫曾以狂飙式的激情写下许多表现青春期的苦闷和性纠葛的小说。他认为生之苦闷，性之压迫和死之恐怖构成了表现人生的三大主题。以激起千层浪的《沉沦》为发端，这些小说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逐层深入的审美特征。小说以真率的态度裸露出青春期的青年的性的苦闷。并将性的苦闷延伸至生的苦闷、社会的苦闷，甚至时代的苦闷中来，深层观照社会、民族、国家的现实，使其作品有了历史的反思的深刻性。尤其是在他后期的创作如《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等，这种倾向更加明确。

本文库收录了郁达夫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通过这些篇目，读者能更详实地感受到作者所独具的文学风格以及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精神风貌。



目 录

小 说

沉 沦	(1)
南 迁	(36)
银灰色的死	(80)
茫茫夜	(94)
采石矶	(123)
葛萝行	(143)
春风沉醉的晚上	(159)
薄 奠	(173)
过 去	(184)

散 文

苏州烟雨记

江南的冬景	(201)
立秋之夜	(205)
小春天气	(207)
灯蛾埋葬之夜	(216)
暗 夜	(222)
苏州烟雨记	(223)



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	(234)
闽游滴沥之二	(239)
闽游滴沥之五	(245)
马六甲记游	(251)
钓台的春昼	(258)
半日的游程	(266)
方岩纪静	(270)
冰川纪秀	(275)
西溪的晴雨	(277)
海 上	(280)
远一程，再远一程	(285)
沧州日记	(290)
杭州的八月	(296)
杭 州	(298)
花 坞	(304)
故都的秋	(307)
北国的微音	
怀鲁迅	(310)
志摩在回忆里	(312)
怀四十岁的志摩	(318)
与悲鸿的再遇	(321)
一封信	(324)
北国的微音	(330)
雕刻家刘开渠	(335)
扬州旧梦寄语堂	(338)
记耀春之殇	(344)
一个人在途上	(348)
情书一束	(355)



毁家诗纪原注	(381)
光慈的晚年	(391)
敬悼许地山先生	(396)
打听诗人的消息	(399)
祝赵母王太夫人的寿	(403)
回忆鲁迅	(407)



沉 沦

他近来觉得孤冷得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

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的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 Wordsworth 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的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屋瓦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

Oh, you serene gossamer! you beautiful gossamer!

这样的叫了一声，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清泪来，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呆呆的看了好久，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色的气息



吹来，息索的一响，道旁的一枝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他回转头来一看，那枝小草还是颠摇不已，一阵带着紫罗兰气息的和风，温微微的哼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来。在这清和的早秋的世界里，在这澄清透明的以太（Ether）中，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酥软起来。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源里的样子。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贪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微微的在那里点头。一动也不动的向天看了一会，他觉得天空中，有一群小天神，背上插着了翅膀，肩上挂着了弓箭，在那里跳舞。他觉得乐极了。便不知不觉开了口，自言自语的说：“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世间的一般庸人都在那里妒忌你，轻笑你，愚弄你；只有这大自然，这终古常新的苍空皎日，这晚夏的微风，这初秋的清气，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慈母，还是你的情人，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与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这纯朴的乡间终老了罢。”

这样的说了一遍，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好像有万千哀怨，横亘在胸中，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含了一双清泪，他的眼睛又看到他手里的书上去。

Behold her, single in the field,
You solitary Hihland lass!
Reaping and singing by herself;
Stop here, or gently pass!
Alone she cuts, and binds the grain,
And sings a melancholy strain;



Oh, listen! for the vale profound
Is overflowing with the sound.

看了这一节之后，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脱头脱脑的看到那第三节去。

Will no one tell me what she sings?
Perhaps the plaintive numbers flow
For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And battle long ago:
Or is it some more humble lay,
Familiar matter of today?
Some natural sorrow, loss, or pain,
That has been and may be again!

这也是他近来的一种习惯，看书的时候，并没有次序的。几百页的大书，更可不必说了，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如爱美生的《自然论》（Emerson's "On Nature"），沙罗的《逍遥游》（Thoreau's "Excursion"）之类，也没有完完全全从头至尾的读完一篇过。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二页，他每被那一本书感动，恨不得要一口气把那一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他又生起一种怜惜的心来，他心里似乎说：“像这样的奇书，不应该一口气就把他念完，要留着细细儿的咀嚼才好。一下子就念完了之后，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没有梦想了，怎么使得呢？”

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



几厌倦起来，到了这时候，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不再看下去。过几天或者过几个钟头之后，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同初读那一本书的时候一样的，去读另外的书去；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那样的感动他的那一本书，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

放大了声音把渭迟渥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他忽然想把这一首诗用中国文翻译出来。

《孤寂的高原刈稻者》

他想想看，“The solitary reaper”，诗题只有如此的译法。

你看那个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在田里，
你看那边的那个高原的女孩儿，她只一个人，冷
清清地！

她一边刈稻，一边在那儿唱着不已；
她忽儿停了，忽而又过去了，轻盈体态，风光细
腻！

她一个人，刈了，又重把稻儿捆起，
她唱的山歌，颇有些儿悲凉的情味：
听呀听呀！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她的歌唱的清音。

.....

有人能说否，她唱的究是什么？
或者她那万千的痴话
是唱的前代的哀歌，
或者是前朝的战事，千兵万马；



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必然的丧苦，自然的悲楚，
这些事虽是过去的回思，将来想亦必有人指诉。

他一口气译了出来之后，忽又觉得无聊起来，便自嘲自骂的说道：“这算是什么东西呀，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歌一样的乏味么？英国诗是英国诗，中国诗是中国诗，又何必译来对去呢！”

这样的说了一句，他不知不觉便微微儿的笑起来。向四边一看，太阳已经打斜了；大平原的彼岸，西边的地平线上，有一座高山，浮在那里，饱受了一天残照，山的周围酝酿成一层朦朦胧胧的岚气，反射出一种紫不紫红不红的颜色来。

他正在那里出神呆看的时候，喀的咳嗽了一声，他的背后忽然来了一个农夫。回头一看，他就把他脸上的笑容装改了一副忧郁的面色，好像他的笑容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

二

他的忧郁症，愈闹愈甚了。

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真同嚼蜡一般，毫无半点生趣。天气晴朗的时候，他每捧了一本爱读的文学书，跑到人迹罕至的山腰水畔，去贪那孤寂的深味去。在万籁俱寂的瞬间，在水天相映的地方，他看看草木虫鱼，看看白云碧落，便觉得自家是一个孤高傲世的贤人，一个超然独立



的隐者。有时在山中遇着一个农夫，他便把自己当作了 Zaratustra，把 Zaratustra 所说的话，也在心里对那农夫讲了。他的 Megalomania 也同他的 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一天一天的增加起来。在这样的时候，也难怪他不愿意上学校去，去作那同机械一样的工夫去。他竟有连接四五天不上学校去听讲的时候。

有时候他到学校里去，他每觉得众人都在那里凝视他的样子。他避来避去想避他的同学，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的同学的眼光，总好像怀了恶意，射在他背脊上的样子。

上课的时候，他虽然坐在全班学生的中间，然而总觉得孤独得很：在稠人广众之中，感得的这种孤独，倒比一个人在冷清的地方，感得的那种孤独，还更难受。看看他的同学们，一个个都是兴高采烈的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只有他一个人身体虽然坐在讲堂里头，心思却同飞云逝电一般，在那里作无边无际的空想。

好容易下课的钟声响了！先生退去之后，他的同学说笑的说笑，谈天的谈天，个个都同春来的燕雀似的，在那里作乐；只有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然而他的同学却都自家管自家的去寻欢乐去，一见了他那一副愁容，没有一个不抱头奔散的，因此他愈加怨他的同学了。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

一到了悲愤的时候，他总这样的想的，然而到了安静之后，他又不得不嘲骂自家说：“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是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



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

他的同学中的好事者，有时候也有人来向他说笑的，他心里虽然非常感激，想同那一个人谈几句知心的话，然而口中总说不出什么话来；所以有几个解他的意的人，也不得不同他疏远了。

他的同学日本人在那里欢笑的时候，他总疑他们是在那里笑他，他就一霎时的红起脸来。他们在那里谈天的时候，若有偶然看他一眼的人，他又忽然红起脸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讲他。他同他同学中间的距离，一天一天的远背起来。他的同学都以为他是爱孤独的人，所以谁也不敢来近他的身。

有一天放课之后，他挟了书包，回到他的旅馆里来，有三个日本学生同他同路的。就要到他寄寓的旅馆的时候，前面忽然来了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在这一区市外的地方，从没有女学生看见的，所以他一见了这两个女子，呼吸就紧缩起来。他们四个人同那两个女子擦过的时候，他的三个日本人的同学都问她们说：“你们上那儿去？”

那两个女学生就作起娇声来回答说：“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个日本学生都高笑起来，好像是很得意的样子；只有他一个人似乎是他自家同她们讲了话似的，匆匆跑回旅馆里来。进了他自家的房，把书包用力的向席上一丢，他就在席上躺下了。——日本室内都铺的席子，坐也席地而坐，睡也睡在席上的。——他的胸前还在那里乱跳；用了一只手枕着头，一只手按着胸口，他便自嘲自骂的说：“You coward fellow, you are too coward!”

“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

“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



们去讲一句话。”

“Oh, coward, coward!”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刚才那两个女学生的眼波来了。

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

那两双眼睛里，确有惊喜的意思含在里头。然而再仔细想了一想，他又忽然叫起来说：“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复仇复仇，我总要复她们的仇。”

说到这里，他那火热的颊上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他是伤心到极点了。这一天晚上，他记的日记说：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到日本来倒也罢了，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他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岂不在那里享荣华安乐么？这五六年的岁月，教我怎么能捱得过去。受尽了千辛万苦，积了十数年的学识，我回国去，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么？

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三

他的故乡，是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去杭州水程不过八九十里。这一条江水，发源安徽，贯流全浙，江形曲折，风景常新：唐朝有一个诗人赞这条江水说“一川如画”。他十四岁的时候，请了一位先生写了这四个字，贴在他的书斋里，因为他的书斋的小窗，是朝着江面的。虽则这书斋结构不大，然而风雨晦明，春秋朝夕的风景，也还抵得过滕王高阁。在这小小的书斋里过了十几个春秋，他才跟了他的哥哥到日本来留学。

他三岁的时候就丧了父亲，那时候他家里困苦得不